

书人书话

# 新时期文学中的“平顶山诗群”

◆ 墨白

诗路放歌

## 四月回望(组诗)

◆ 苏小七

**四月回眸**

你不挥手  
只是  
一步三回头  
细雨蒙蒙的天色  
青青的  
如同你失眠的双眸  
绿肥红瘦的花海  
奋力向上的蒲公英  
风铃花敲着节拍  
一如千年的晚钟  
敲出的余韵

昨夜  
被风折断的歌声  
会不会  
在这袅袅的声里复苏  
雨滴下  
那些巨大的相思与悲苦  
化成心里的光亮  
照在暗自渴望的小路  
在星光下起伏  
无论思想  
无论身体  
抑或  
四月的每一天

**观洛阳牡丹**

跟春风对峙了很久  
还是拱手投降了  
那些不可思议的花朵  
总在暗示一种诱惑

我们总是习惯  
站在风的肩膀上  
窥视她的芳容  
那些缤纷的色彩  
不知什么时候  
就变成一抹红晕  
在汉服少女的脸上游走

我们沿七彩的小路奔跑  
怎么飞也飞不起来  
像一群见异思迁的孩子  
抑或是燕子  
被风剪了翅膀

忽然想起花香曾叮囑过  
心上的花开时  
千万不要违背蜜蜂的意志  
尽管  
我们对花的心事  
一无所知

**母亲**

你还是那朵  
鲜丽的玫瑰  
灿烂如霞  
只是不再水嫩  
皱纹  
难掩岁月的风尘

但这无情  
不能让我忘记  
你跌宕起伏的人生

用笑容  
替我们遮挡风雨  
在寡淡的日子里  
带给我们的甜蜜

你的微笑  
是温暖薄情世界里的唯一  
是点燃苍老岁月的  
殷红一滴  
是玫瑰色永恒的记忆

就像现在  
看着你的照片  
脸上 若无其事  
内心 却千万条泪滴

冯新伟居住在河南鲁山的沙河岸边，因沙河是颍河的支流，我从《宿鸟》中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当读到冯蝶在后记中记述他父亲在夜间穿过田野前往县城网吧的情景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当读到居住在乡村的冯新伟订阅《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世界电影》这些文学期刊时，唤醒了当年我在颍河岸边乡村小学任教的记忆。冯新伟的诗歌创作，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向城市漂移为背景的，我从他的诗歌中找到了与我小说人物共通的精神源头。冯新伟诗歌里所表达的人生与社会主题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就具有了典型性与普遍性意义。

冯新伟的诗歌创作与《阵地》《外省》有着密切的关联。《阵地》和《外省》是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中重要的民刊，也是“平顶山诗群”诞生的摇篮。“平顶山诗群”的创作以切入生命本体为己任，有着各自的叙事风格，具有鲜明的诗歌方向。在《宿鸟》的阅读过程中，因了现实生活的逼迫，我的内心时常会被刺痛。这种刺痛感，就是冯新伟诗歌所具有的力量。我从冯新伟诗集《宿鸟》中读到了我自己，读到了人生的迷茫与孤独、病痛与挣扎。因为文学，我们在迷茫中看到了

人生前途中出现的一些光亮。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曾经的过往。

在《宿鸟》里，诗歌也是作者的情感载体，比如贯穿其中的母亲形象，就是他对人生命运的隐喻。这部诗集的开篇就是《替母亲断想》，到后面的《一幅旧床单》、组诗《拒绝为母亲写的挽歌》《母亲二周年祭》，再到《晚年的母亲》《在输液中心想起已故的母亲》等，诗人对生与死的思考，具有终极意义的主题。冯新伟出生于1963年，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平顶山诗群”共有的特质。这个诗群中的海因出生于1961年，森子和罗羽1962年生，蓝蓝出生于1967年，高春林出生于1968年，简单出生于1972年，张永伟出生于1973年，他们年龄相差10岁左右，是一个没有断代的较为完整的诗歌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多来自底层社会，又多受过高等教育，像海因，有过在大学任教的经历。在观念上，他们主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中各种思潮，熟谙西方各个诗歌流派，在创作上，他们抛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观念，同时又注意挖掘传统的文学遗产。

2010年间出版的《阵地诗丛》，包括邓万鹏的《时光插图》、冯新伟的《混凝土或雪》、高春林的《夜的狐步舞》、海因的《在身体里

流浪》、简单的《小麻雀之歌》、蓝蓝《从这里，到这里》、罗羽的《音乐手册》、森子的《平顶山》、田桑的《藏身于木箱的火》、张永伟的《在树枝上睡觉》等10种，是《阵地》1991年创刊以来对“平顶山诗群”的一次梳理与呈现。从《阵地》《外省》到《阵地诗丛》，隐喻了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的演化历程，为新时期的新诗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宿鸟》共收入冯新伟创作于1985年至2015年间的近500首诗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诗人的创作水准。《宿鸟》的出版对于“平顶山诗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平顶山的新诗源头是诗人徐玉诺先生，上述“平顶山诗群”中的海因、冯新伟、张永伟也是鲁山人，被诗坛称为“鲁山三杰”。1894年11月，徐玉诺先生出生于鲁山县，在20世纪20年代有新诗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的同人诗集《雪朝》，随后出版的《将来之花园》是继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之后中国新诗史上的第八个人人诗集。2008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秦方奇先生编校的上下两卷的《徐玉诺诗文集》，是徐玉诺研究的重要收获。对“平顶山诗群”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但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应该像研究徐玉诺先生一样，要从个体开始。

有的评论文章说，冯新伟的诗歌创作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但这个西方太笼统。他到底接受了哪些西方诗歌流派的文学观与叙事理念？是象征主义还是意象派，是客体派或是垮掉派？或者受了哪个哲学家或者哲学流派的启示？是叔本华或者尼采的唯意志论，还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或者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对冯新伟诗歌研究的方法也同样适合于“平顶山诗群”，所有的定义都要有根据和比较，比如冯新伟写于2012年12月1日的《老豆腐汤馆》。在这首诗里，冯新伟传递出了强烈的生命信息，他的身世与人生处境、他艰辛的劳作、他的苦闷与追求，等等。这首诗的叙事是以存在的瞬间为切入点，以意识的流动为叙事结构，因了意识流，使得这首诗中那么多碎片化的事件而浑然一体。《老豆腐汤馆》可视为冯新伟深受存在主义与意识流影响自传体倾向的代表作。

据冯蝶在《宿鸟》中的后记透露，冯新伟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现存冯新伟日记有没有面向世界的可能？如果诗人同意，相关的研究者可以着手《冯新伟日记》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这对冯新伟诗歌创作的研究，对“平顶山诗群”的研究，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知味

## 槐花香

◆ 张中民

从单位出来，刚出大门拐上人行道，鼻子里突然钻进一股香甜的气息，循着气息抬头望去，旁边的槐树上，一串串雪白的槐花正从纷披的枝叶间伸出来，在那里静静地诱惑着人们的眼光。

啊，原来是槐花开了！我深吸一口飘浮在空气中甜滋滋的气息，心里不由发出由衷的感慨。

由路边开放的槐花，我的思绪马上想到了家乡的槐花。

我的家乡是豫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村里栽种着许多乡村常见的树种，杨树、椿树、桐树，还有梨树、桃树、枣树等果树，其中最多的就是浑身带刺的槐树。这种槐树木质坚硬，是农村盖房和做家具的上好木材，一般都栽种在房前屋后。一到春天，那些坚硬的枝条上便长出椭圆形的树叶，看上去像成年人的大拇指。神奇的是，过了谷雨，一场小雨过后，椭圆形的枝叶间便像冒了泡似的挂出一颗颗粉白的小槐米。再过几天，趁人不注意，这些打了苞的小槐米突然开成了灿烂的槐花。这时再看，你会发现那些洁白的槐花簇簇地从翠绿的槐叶间垂下来，一嘟噜一嘟噜的，绿叶与白花相衬，密密匝匝地连在一起，凝为云堆成雾，蔚然成一方独特的风景。尤其是槐花那种甜而不腻、香而不淡的馨香，弥漫在空气中，无论你走到哪里，总有一种清香在心头，沁心润肺爽人脾胃，醉倒了游人醉透了春天，简直就是一种独特的风味小吃。

的确，槐花是一种调味的佳品。生在农村或在城市，平素吃惯了细米白面和鸡鸭鱼肉，常有单调乏味之感，此时若能采摘些槐花来，用水淘洗一番蒸熟后，拌上蒜泥，那种味道甭提有多妙了。

在家乡，每年槐花盛开的季节，母亲便带着农家妇女少有的兴奋，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用一根顶端绑有镰刀的竹竿，或用一端带钩的木棍，走到房前屋后的槐树下，极其认真地把槐花钩落下来，然后不顾枝叶间的葛针刺手，飞快地摘了一篮子，端回来用水淘净后，拌上面粉清蒸一番，浇上

蒜泥或辣椒，别提那味道有多馋人了。而母亲一旦将这些用槐花精心制作的饭菜端上来时，我的胃口就显得特别大，常常一连扒了几碗尚觉不够，但此时的肚皮却早已像夏夜憋足气准备鸣叫一番的青蛙那样鼓了起来。天天如此，顿顿如此，竟然从不觉腻烦。就在我们少年时的那些艰苦日子里，母亲“闹春荒”时为全家人饭食操心的劳苦，便全部体现在了槐花上，有了这槐花做成的饭菜，很为并不富裕的家里节省下一些不多的口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度过那段饥荒的岁月。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三年，而我也早已离开家乡到了城里工作，可是每年这个季节，当我看到槐花开放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母亲，想念母亲拿着钩子、镰刀、木棍去够槐花、捋槐花，回来淘洗、拌面、清蒸以及为我们制作槐花饭菜时的过程和情景；想念母亲年轻时时期盼子女早日长大成才有出息的眼神；想念她夏夜的月光下，一个人在责任田里挥镰锄麦子的场景；想念她坐在窗下就着一盏煤油灯，飞针走线，一丝不苟地为我们姊妹几个缝补衣服的情景；想念她在漫长的冬夜，坐在堂屋里双手剥玉米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想念她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时，仍然顶着满头白发，弯着腰一个人在老家的小院里，挥着手里的笤帚一下一下认真地打扫卫生的样子……

前两天，有亲戚从家乡来看我，顺便给我带来一兜在老家采摘的槐花。打开袋子，一看见里边那些散发着馨香气息的槐花，我立刻又想到了母亲，想到母亲当年用槐花做成的饭菜，我的眼睛不禁有些模糊起来，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很快涌出宋代诗人苏轼《槐花》的诗句：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  
春水碧波飘落花，浮香一路到天涯。

是啊，槐花是大自然孕育出来的琼花，它用自己独有的郁郁芬芳令万家陶醉。那口袋形的花苞，那玉般纯洁蜂蜜般香甜的槐花，不正是滋养我们的生命之泉吗？



故园人迎春早(国画) 贾发军

荐书架

## 《审美即信仰》：英国艺术运动的十个瞬间

◆ 高晓倩

弗洛伊德的孙子是风流倜傥的画家？威廉·布莱克笔下的上帝拿着圆规？“草毒小偷”的作者威廉·莫里斯其实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的同名后裔为何受画尖叫的教皇和开膛的野兽？涂鸦天王班克斯究竟是谁？翠西·艾敏的霓虹灯语感动过无数人，她竟然是皇家艺术研究院自1768年以来第二位女性教授？

英国艺术直至近代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在艺术史的讨论中鲜被置于聚光灯下，但不乏极具个性的艺术家及作品。近日，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审美即信仰》就聚焦了从18世纪直至当代十组不同背景的代表性英国艺术家。在书中，青年学者、作家郭婷通过追

溯艺术家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故事，勾勒出英国艺术、社会发展的脉络，探讨了政治、宗教、社会文化与艺术间的互动，以及“审美”如何记录、改变和超越时代。郭婷选取的英国艺术运动的十个瞬间完整地呈现出了审美走向大众的变化历程，这是英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在艺术领域的体现，也是一代代艺术家不断冲破束缚，用创作回应时代与生活的结果。如艺术顾问翁森所说，《审美即信仰》“为我们了解英国艺术乃至文化提供了一个平易近人的视角”，作家、策展人祝羽捷也表示，书中十组看似不关联的艺术家，构成了英国艺术这幅画卷上十块迷人的拼图，“共同勾勒出英国艺术发展的独特脉络”。

万物相亲。坐在老船木家具上，如木生根，渐渐地进入时间深处。

那年，远赴南方一座城市的海湾。甫一转进海湾，猛烈一震。眼前仿佛是一战场后方，大大小小的船只就像一个个伤员，横七竖八地遍布四处。这些船只像英雄或勇士一般，面对惊涛骇浪无所畏惧，曾经无数次劈波斩浪。五六十年间下来，它们已经身心俱疲遍体鳞伤，到了退役的年纪。它们汇聚在这里，恹恹地散落在海岸避风港，成为一种告别和退役的遗迹。站立高处，满目沧桑潮水一般冲撞上来，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我不知是该为它们今朝的冷落垂怜怜悯，还是该为它们曾经的过往心生敬意。

这里是一个老船木基地。船主的退役船只，商家打捞、收购的古代沉船都陆续集中在这片海湾售卖，供四面八方的客人采买。

被人欣赏是一件幸运的事，对于老船木来说，亦然。欣赏老船木的人叫王迎春，她由爱好变成了职业——她经营着一家老船木家具店，并以此为乐。她带着我在这片海湾里逛荡，指着那些船只说说道道，就像帝王雄主指点江山一样，夹带着一种掩饰不住裹藏不了的自信和豪情。可惜我意会词穷，不能帮她激扬文字、挥毫诗兴。我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头一遭，那个稀罕劲儿、那个好奇心是满满的爆棚。

每一种转身都是一次生命的觉醒。真佩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前瞻的目光看到了远方。他懂得退役老船木的意义和价值，让其重新派上用场，再展光彩。说他是睿智，富有前瞻性，好像都不过分。老船木能够经得起海水和海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侵蚀，与其取材有很大关系。被人们用作大型船只的树有许多种，大多是密度高、硬度大、油性或者蜡质的优质树种，有石

人与自然

## 向一棵树致敬

◆ 张向前

椎木、菠萝格、坤甸木、铁梨木、楸木、柚木等。大多海船自身体积大，造船材料一般都是生长百年以上的原木，其平均直径六七米，高度超过50米。十万大山，林木苍苍，千万分之一的小概率被选中，打造成一艘或大或小的船只，迎接风浪搏击。从陆地进入江河，从高山走向深海，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

一艘大型退役的海船横亘眼前。它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里，恍如搁浅的鲨鱼。在动与不动之间摇摆，有一种接近死亡的信息迸发出来。

这是条英雄的海船，它多次出生入死，在自然与恶劣天气之间搏击，没有被海浪击毁，没有被海水吞没，引发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它一次次转危为安。除舵手和船员的努力驾驭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船木坚实。如果船木质量差一点，哪怕是仅差一点点，船体随便一处被风浪击穿，那怕击打出一个微小的眼洞，全船人员都可能无一生还，船也可能葬身海底了。上次我来考察时，船上的一个海员讲给我听。南海1号，你听说过吧？沉没并雪藏海底800多年，还没有腐烂，是目前我国发现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除海底的淤泥隔绝了氧气，减缓了木材朽烂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船木采用的是中国南方的马尾松。它本就是一种坚硬的木材。俗话说“水泡千年松，风吹

万年杉”。这艘船船木选用的是黄花梨，和马尾松一样耐腐蚀，强度高。选择它做家具，不仅庄重典雅，且用上百八十年没有问题。你好好琢磨琢磨。

迎春倒是耐心，不停地言语。走近细看，基本完好的船体呈深褐色，甲板上的一些船木已经松动，或裂开。有巨大的铁钉掉出，舱内有点散乱，设施设备破损不堪，像一个个上了年纪肢体伤残的老人。船钉经过海水氧化反应渗透进木头中的锈斑，曲线散漫柔和。缆绳勒过的印痕，仿若船体上随意涂抹的木版年画。至于那些细小的，如气孔般的细小处，却是海中生物所为。大海的神奇伟力是无与伦比的。那深深的刻痕、斑驳的色泽以及独特的质感，还有舱底部黏附一层厚厚的牡蛎壳和珊瑚，都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回响。

岁月失语。说不上来什么原因，它一下子吸引了我。手抚船木，有种生硬粗糙的感觉，刺手。叩击它，如击磐石，发出梆梆之声，清脆、激越，似乎是历经千年智者回应的绝响。

设计师和匠人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当老船木家具搬进家里摆好，尺寸、款式与简朴素静的房间竟然如此的和谐妥帖。没有过多的人工修饰，老船木原貌中自然风化的纹理，铁锈、沟壑以及深深浅浅的颜色，沧桑蕴藉沉淀之美，岁月涵养返璞

归真，粗犷与精巧，完美地演绎着时空交错的秘密。台面上、凳面上的一些孔洞，仿佛光明的出口，很多事漏掉了，还有一些事正在被它无声地诉说：风、雨、雪、霜，以及白云、大地、森林、大海……

一棵幼苗生长在山中，历经一二百年时间，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冥冥之中，大树大抵有三种不同命运。要么风吹雨打自生自灭，如隐士一般终老山林。要么被匠人选出，直接做成生活家具或房屋构件，一次性地实现自身的实用价值。这是大多数树的归宿，如芸芸众生。出奇的是第三种，它被砍伐后，按规矩和排列，造成了船，历经劫难波折。带着累累伤痕退役后，拆下的老船木又被挑去做了家具，重新焕发青春，以一种沧桑和有故事的前因，为市场和人们所接受、喜爱、珍视。谚语说：“站着是立柱，躺下是横梁。拼接造大船，拆卸做台桌。”走过山和海，这样的一棵树，像极了一部长篇小说，平凡中孕育着伟大，沉静中潜藏着惊雷。想想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人能达到如此境地？

闲暇时，坐在老船木家具上，心逐渐就沉静下来，纯和，温润，饱满。恍惚中，有轻风拂面，有浊浪排空，有田园牧歌，有惊雷滚滚。

“老船木的前世今生，全都聚集于这家具之上。或许人们要的就是这种骨子里的沧桑感。”友人的眼神如此平静，仿佛懂得了应该懂得的一切。在我心里，它的沧桑或许正是它青春的模样。

当人类低下高昂的头颅，以物的眼光视物，物的精神意象便升腾起来。一棵树、一艘船、一套家具，木的三种物理形态，从深山老林到江河湖海，再到寻常百姓家，从三种精神向度，其间的苍然岁月幽深绵长，夫复何言。向一棵树致敬。

## 槐树(外五首)

◆ 宋幻红

很久以前  
我家院子有棵槐树  
每年初夏  
播撒下一院清香  
于是 连日子都苦里带香  
二姐出嫁那年  
槐树突然枯萎了  
父亲对我们说  
槐树是二姐小时候栽下的

只能  
咽进肚里，埋藏起来  
可是藏着藏着，它们  
就开始发芽，生长  
长出各种样子  
——腹痛，胸闷，乳腺结节  
……………

**不是心**

兜头兜脸，避无可避  
当谣言向我砸来  
我长吁一口气  
因为我发现——  
弄脏的只是我的身体  
而不是心

**有没有**

有没有一种泉水  
让人喝了  
可以回归幼儿的透明

有没有一种花朵  
让人嗅了  
能忘记邪恶 唯余善良

**卖艺的盲人**

越过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流  
二胡不喜不悲  
缓缓切开幕色

急着乘地铁，抑或  
忧虑囊中羞涩  
略略纠结后  
和所有路人一样  
把怜悯和善良揣起

我匆匆而过  
只把冷漠丢在他  
面前的碗里

回来后，才晓得  
我不仅带回了他的琴音  
口袋里  
还多了把愧疚的荆棘  
——心被扎得生疼

**长出各种样子**

有些痛不能说